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8 冊

李商隱詩用典析疑（下）

吳榮富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李商隱詩用典析疑(下)／吳榮富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4+194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輯；第8冊)

ISBN 978-986-6831-85-0 (精裝)

1. (唐)李商隱 2. 唐詩 3. 詩評

851.4418

97000376

ISBN 978-986-6831-85-0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輯 第 八 冊

ISBN：978-986-6831-85-0

李商隱詩用典析疑(下)

作 者 吳榮富

主 編 龔鵬程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3 月

定 價 第三輯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一、李商隱詩成就高而受誣甚	1
二、破舊說關鍵在用典	8
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方法	20
一、研究範疇	20
二、研究方法	21
(一) 傳統用典研究之省思	21
(二) 以典故爲穴位，以文本爲經絡	23
1. 尋正穴	23
2. 經外奇穴	32
3. 以文本爲經絡	33
(三) 經絡如網路，以串聯並聯試通阻	43
第二章 用典界說與李商隱之學養	53
第一節 用典之界說	53
一、「用典」溯源	53
二、本文用典之時間限定	56
(一) 先秦之「典」與漢之「典故」	56
(二) 古「用事」論之時間斷限	59
第二節 用事之原始義涵	63
一、「用事」指祭祀之事	64
二、「用事」指執掌政權	65
三、「用事」指當令節氣	66
四、「用事」類同於「用典」	67
第三節 用典與用事之抉擇	71
一、有誤以物類爲事類者	71
二、用典與詠史之差異	74
(一) 班固純詠史之用典	75
1. 詠史的時代性與用典不同	75
2. 就用典層面看詠史	76
(二) 李商隱之用典與純詠史之例	78
(三) 類詠史與用典	85
(四) 用典與懷古	87
第四節 用典之文化意義與統計	91

一、《詩經》「思古」是文化之集體潛意識	91
二、孔子「好古」與「博學」之教育	98
三、文學批評理論之助長	101
四、義山個人學養與「獺祭魚」之疑	110
(一)「獺祭魚」說之可疑	110
(二)楊文公《談苑》考	113
(三)義山之學養	118
五、馮浩注徵引典故統計	123
第三章 從用典穴位刺探幾首〈無題〉與〈聖女祠〉	127
第一節 從古無題到義山〈無題〉	127
第二節 閨門萼綠華與吳王苑內花	130
一、比興派	130
(一)君臣寓言說	130
(二)羈宦不得志之說	132
(三)從秘書省外調弘農尉之感慨	132
(四)爲令狐綯而作	133
(五)以萼綠華比衛公	134
二、艷情說	135
(一)泛指艷情	135
(二)泛指貴家妓席之作	136
(三)指令狐綯家青衣	137
(四)王茂元之姬妾	137
(五)宮女說	138
三、愛情說	138
四、萼綠華與吳王苑內花之身份問題	140
(一)萼綠華之穴位	140
(二)吳王苑內花之身份	142
五、萼綠華與苑內花之串聯	146
六、綵鳳與萼綠華與紫玉	149
第三節 從「蓬山」典串聯看義山生死之戀情	155
一、問題之引出	155
二、「蓬山」典之象徵	157
三、從動機看劉郎是誰	159
(一)劉郎是否爲劉晨	161
(二)劉郎是否指劉徹	163
四、何以說「更隔蓬山一萬重」	165

(一) 何人在做夢	165
(二) 啼難喚者爲誰	166
(三) 義山睡在何處	167
(四) 何以「更隔蓬山一萬重」	171
五、從更隔蓬山一萬重到此去無多路	176
第四節 並聯賈氏宓妃典看春心指標	181
一、舊說回顧	181
二、賈氏窺簾與宓妃留枕之誘因	184
三、金蟾與玉虎之象徵	187
四、義山之年齡問題	191
第五節 循經配穴——從萼綠華診斷三首〈聖女祠〉	194
一、問題之引出	194
二、〈聖女祠〉外在問題	198
(一) 〈聖女祠〉之命題	198
(二) 三首〈聖女祠〉之前後順序問題	201
三、〈聖女祠〉三首之文本析論	203
A 組	204
1. 〈聖女祠〉	204
2. 〈重過聖女祠〉	213
B 組〈聖女祠〉	219
四、小 結	225

下 冊

第四章 神女之原典與化用	229
第一節 神女之原典與複合性	230
一、問題之引出	230
二、從「西南風」轉向看翻用典	233
(一) 由西南風轉向看性別	233
(二) 詩人何以輾轉難眠	236
(三) 莫愁堂中臥何人	239
(四) 複合性之神女	241
(五) 神女生涯是什麼夢	247
第二節 神女典之化用	252
一、雅艷之朝雲形象	252
二、純美之楚女形像	258

三、因事賦形之神女	261
四、西廂式之艷情神女	266
五、外戚之雲雨夢神女	272
六、青樓雲雨夢神女	276
七、寄託式之神女	280
八、巫山夢醒	285
第五章 從用典看義山與女道教徒之糾葛	293
第一節 義山學仙玉陽之心態與事實	293
一、唐朝之道教風氣與義山學仙心態	293
二、義山學仙玉陽東之事實與時間	296
（一）時間與地點問題	296
（二）義山詩中「入靜」與「存思」之 影子	301
第二節 義山與女冠之豔情與真相	305
一、問題之引出	305
二、玉陽東之瓊瑤宮考	315
三、華陽洞穴與華陽道觀問題	320
（一）華師與宋華陽	320
（二）宋華陽與宋真人	322
（三）華陽之另一個地名指稱	324
（四）清都在何處	329
（五）宋華陽姊妹與宋真人不能比	334
第三節 〈燕臺〉四首之女仙真相	340
一、義山之寫作對象是何人	341
二、〈燕臺〉之〈春〉	344
三、〈燕臺〉之〈夏〉	349
四、〈燕臺〉之〈秋〉	354
五、〈燕臺〉之〈冬〉	360
六、〈燕臺〉詩之荒謬趣味	364
第六章 結 論	369
附錄 馮浩注徵引典故統計表	381
後 記	401
參考書目	403

第四章 神女之原典與化用

義山有詩六百餘首，用到女性典故與牽涉女性之詩有二二五處。
列表如下：

次 數	女 性 典 故
21	高唐、陽臺、朝雲、神女
18	嫦娥、素娥、月姊
12	莫愁、盧家、石城
8	宓妃、洛神
7	西施、暨羅女
6	湘淚、嬌訥貞媛
6	西王母、王母（龜山）
5	鳳女、秦女、弄玉
5	昭君、青塚、紫臺
5	李夫人、傾城
4	卓文君
4	青女
3	麻姑
3	聖女

次 數	女 性 典 故
3	紫姑
3	星娥（織女）
3	趙飛燕
3	雲中君
2	衛夫人
2	萼綠華
2	桃葉
2	桃根
2	阿嬌
2	徐妃
2	梅妝、壽陽公主
2	金蓮
2	清溪小姑
2	阿侯
2	鉤戈夫人（漢後）
1	山鬼、毛女、女嬃、王子喬二姊（觀靈、觀香）、玉女、左思女、名姬、狄女、吳宮美人、杜蘭香、秋娥、東山妓、金唐公主、阿環（仙女）南真（魏夫人）、素女、班婕妤、宮女、羅敷、張麗華、紫玉、紫府仙人、紫微夫人、賈午、溧陽公主、瑤姬、虞姬、精衛、鄭櫻桃、羲和（用女性典）、褒女、謝道韞、藐姑射仙人、韓馮妻、蘇小小、驪姬、鸞鏡佳人。

第一節 神女之原典與複合性

一、問題之引出

在本文第一章談〈陳後宮〉第二首，已提及其詩中之典，李商隱有集「南北齊之昏君而為詠」之現象。今茲再觀察其對神女典之應用，將對其用典藝術有更深一層之瞭解，如其〈無題〉二首。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曾是寂寥金爐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斑駁只繫垂楊岸，何處西南待好風！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此二首〈無題〉從表面看來非常女性化。於是不禁令人要問，第一首處於「鳳尾香羅」中之主角是男或是女？第二首臥於「莫愁堂」中者又是誰？「莫愁堂」固因「莫愁」而得名，然而其堂便為女性所住乎？而「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在文本結構上是比還是賦？而「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是主角自言還是回憶之詞？明朝許學夷直接說此二首〈無題〉「意障」〔註1〕，那倒也省事。可是箋釋家總是不甘心，一定要盡量為他找出可以比一比之對象。因此有人認為詩中主角是男性，而且詩意是在比附令狐綯，如胡以梅曰：

（首章）此詩是遇合不諧……詳前三句，必有文章干謁，世事周旋，而當塗莫應。四與六七竟棄之如遺。八雖此心未歇而亦怨之意，意者謂令狐耶？……（次章）此以莫愁比所思之人也。〔註2〕

胡以梅云首章是「遇合不諧」之詩，且必有文章干謁令狐而莫應，其說乃直指主角就是李商隱。次章則認為是義山「以莫愁比所思之人」。同此說者如陸昆曾亦曰：「二詩疑為綯發」。〔註3〕何義門亦曰：「義山無題數詩，不過自傷不逢，無聊怨題，篇乃直露本意。」〔註4〕馮浩更將時間地點列出，曰：「將赴東川，往別令狐，留宿而悲歌」。〔註5〕

〔註1〕許學夷《詩源辯體》參看《明詩話全編》，第六冊〈許學夷詩話〉，6239頁。

〔註2〕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第四冊，1456頁。

〔註3〕見陸昆曾《李義山詩解》，64頁。

〔註4〕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第四冊，1455頁。（輯評）

〔註5〕見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卷2，459頁。

把時間地點說得如親眼目睹，而其唯一之憑據是「垂楊岸」寓柳姓，「西南」指蜀地。張爾田也順著說：「此爲將赴柳仲郢幕，寓意子直之作」。又曰：

「鳳尾」二句，記臥室所見，中四句陳情不省之況，神女句言當日婚於王氏，遂致令狐之怒，今已悼亡，思之渾如一夢耳。「小姑」句言已雖暫依李黨，不過聊謀祿仕，並非爲所深知，如小姑居處，久已無郎，奈何子直藉此爲口實哉〔註6〕。

以上諸家，包括張爾田在此言：「鳳尾二句，記臥室所見」云云，皆已直認爲鳳尾香羅中之人，是李商隱本人，主角自是男性。此外尚有汪辟疆亦同此類說法，不贅列。〔註7〕

但是也有人直把這兩首詩之主角當女性看者，如程夢星曰：

前詩言不求人知也，古人云：「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故假借女子以爲詞。」……而次首則「言人無知己」也。〔註8〕

黃侃也說：

義山諸無題，以此二首爲最得風人之旨。察其詞，純托之於守禮而不佻之處子，與杜陵所謂空谷佳人，殆均不媿幽貞。〔註9〕

以上二說，都認爲兩首〈無題〉之主角是女性，故或曰「假借女子以爲詞」、或曰如「不佻之處子」。顏崑陽概括的分析說：

程氏的箋釋，仍以「情意」爲解，而馮氏的箋釋，則以「事實」爲解了。這套箋釋系統，從朱鶴齡創始，到馮浩集成，大致的理念並沒有不同，但是在運用上，虛實、粗細的程度則有不同。從朱氏到馮氏，由虛而實，由粗而細，趨勢

〔註6〕見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李義山詩辨正〉，408頁。

〔註7〕見《汪辟疆文集》〈義山詩箋舉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227頁。

〔註8〕見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注》，程夢星之刪補，494~495頁。

〔註9〕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第四冊，1458~1459頁。

頗著。(註10)

但是因爲不論以「情意」爲解，或是以「事實」爲解。顏崑陽繼續指出此箋釋系統之困境在：「由於人文知識不同自然科學知識那樣具有可驗的客觀性。因此，從朱鶴齡以下所建構的這一箋釋系統，也並未具備普遍有效性，可以得所有人之認同。」而其不能得到普遍認同之原因，除了文學不似科學之可驗性之外，其弊尤在「不免獨斷」四字。(註11)且對「用典」隨意作解。(註12)故義山此二首詩之真意若何？也許眾說在「接受美學」上都可以成立，但套一句義山之詩曰：「作者豈皆然」(註13)。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筆者以爲應當另起爐灶，重新探討，不能丐人洩餘。以下再本之以「典故爲穴位，以文本爲經絡」之法，試加以析論之。

二、從「西南風」轉向看翻用典

(一) 由西南風轉向看性別

此兩首〈無題〉，不似「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之典型女性化，但是猶多女性化味道，故程夢星云是「假女子以爲詞」、而黃侃說「托之於守禮而不佻之處子。」但是仔細分析一下，兩首前四句固似女人詞語，然後四句則可男可女，不似「八歲偷照鏡」之一貫到底，故此詩實有漸趨中性化之傾向。此若能先參看義山兩首絕句，可先獲得一個判準之觀念，如〈爲有〉：

(註10) 見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17頁。

(註11) 見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18頁。類此見解，尚可參看龔鵬程曰：早期在「新批評」流行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口號，要把中國文學批評弄得有科學而有系統。這其時是不通的！科學與文學的性質，本身就有很大的差異。中國文學批評被認爲是不科學，充滿了主觀，不客觀；這是把科學的特質移到文學上。所以新批評到五十年代以後漸漸衰微，主要原因就在這個地方。《文學批評的視野》，27頁。

(註12) 見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28頁。

(註13) 見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卷3，〈謝先輩防記念拙詩甚多異日偶有此寄〉，603頁。

爲有雲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

此詩從頭到尾，無人會懷疑是純以女性爲主角之詩。但是若再讀〈常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常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這首讀來雖也令人覺得女性味十足。但是若能掌握第三句「應悔」之轉捩處。便知前二句在「雲母屏風」中者原來是作者自己，第三句才用「常娥應悔」作推想上之轉換，於是才由男性心中聯想轉出嫦娥來。而上面兩首〈無題〉剛好相反，其乃從用典上翻轉，而由女變男。因其暗中翻用，各家不察。以至各家雖知主角是義山，但尚不離「芳草美人」之詮釋方式。不知義山已從「用典」上脫化轉移矣。

筆者初讀此二首，亦甚感難解，而難解之因，乃因本詩多用語典，而少用事典，以至解析之進路不易把握。唯此詩雖事典不多，但依典還是能發揮其「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之功（註14）。如第一首、末兩句：「班雕只擊垂楊岸，何處西南得好風？」依據「西南風」之原典，乃自曹植〈七哀〉：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註15）

曹植此詩，主角是「客子妻」，其被塑造之形象是「愁思婦」。而其「願爲西南風」，正是「何處西南待好風」之所本。唯義山用典，在此已非用原典之意，而是經過加工改造。因爲原典「願爲西南風」是客子妻之主觀幻想，而「長逝入君懷」是客子妻之主要願望。可是義山之詩剛好相反，「西南風」對其詩來說是外在本已存有，義山之困境是

（註14）見劉勰《文心雕龍·事類》，卷8，4頁。

（註15）見昭明太子《文選》卷23，台南北一出版社，民國63年8月，316頁。

在「何處待好風」問題，而不是自己能不能化做西南風之問題；此正是所謂「反用典」或「翻用典」之典型。

而在曹植之末二句：「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是從「願為西南風」之意願，以幻為真，好像賤妾早已當了西南風，而且已經向君吹去。可是她碰到的困境是客子之態度——「君懷良不開」，詩中所逞現之義涵是這個「君」從來沒有準備打開心懷來接納她這一陣好風的意思，於是讓她有「賤妾當何依」之感歎。而在李商隱之詩剛好相反，主角是反而急切在等待「西南風」趕快吹過來，甚至恨不得越快越好，至此就可以察覺此句與原典角色之互換性。

再就此句反觀上句「班駘只繫垂楊岸」。雖典故不同，唯情意卻可相通。按「班駘」之典，見於〈清商曲辭〉中之〈神絃歌·明下童曲〉：

陳孔驕赭白，陸郎乘班駘。徘徊射堂頭，望門不欲歸。（註

16）

詩中之陳孔、陸郎。朱鶴齡注謂為陳暄、孔範、陸瑜，皆陳後主狎客（註17）。而馮浩則曰：「陳孔、陸郎，未可確指」（註18）。筆者以為馮說為是。蓋讀古人詩若無實據，不能見姓而任意加名也。一如馮氏不能見到「垂楊岸」便說是柳仲郢一樣。原典中乘班駘之陸郎，他是一個「望門不欲歸」之浪子。因此他與曹植〈七哀〉之「君懷良不開」同屬一種男無義之特性。而此句關鍵詞在「只繫」之「只」是何意？依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有二意：一是當語助辭，猶著也。如「且慢只」、「你穿只」皆用在語尾，自與本詩無涉。另一條「只在」云：「猶云總在或如故也。」（註19）此與「只繫」通，即云陸郎之班駘馬總是（或依然如故）繫在垂柳岸，有綁死不得動彈之意。推衍而論，

（註16）見郭茂倩《樂府詩集》第47卷，685頁。

（註17）見程夢星刪補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注》之補，340頁。

（註18）見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卷2，421頁。

（註19）見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4月，28頁、417頁。

義山詩中之班駘本是可以隨時望門而歸，可是卻只死死、牢牢繫在垂楊岸，此與另一首〈無題〉：「斑駘嘶斷七香車」之意剛好相反。因此，現在這一隻班駘馬，不是望門不欲歸，而是望門不得歸，因為他還被牢牢繫在垂楊岸上不能動彈。而西南風在原典中是自己期待自動投懷送抱，可是在義山詩中反而成了敞開心懷以待好風之人。而班駘也由「望門不欲歸」之浪子意涵，轉變成恨不得早早鬆綁而歸之好男子，以是可以判定此兩首詩所傳達者乃是一種義山殷切期盼之心情。以下要判斷的是義山殷切期盼的是什麼？

（二）詩人何以輾轉難眠

由上推出義山末兩句翻用兩個典，以傳達其期盼之心情，但是其所期盼者又是何事？觀其五六句：「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由此兩句，可以推知主角曾長夜不寐，直到燭臺火熄。此正與第二首「臥後清宵細細長」同一寫照。詩人又何以如此難眠？原來長久以來消息全無，所謂「斷無消息石榴紅」也。道源與吳喬皆注「石榴」為「石榴裙」馮浩解為「石榴酒」，劉學鍇、余恕誠言：「石榴紅」與上「金燼暗」對文，「石榴」自指榴花。「金燼暗」，兼寓相思無望；「石榴紅」暗示流光易逝，一別經年（榴花開時，青春已逝），並評「馮注鑿」（註20）。劉、余二氏之說通透可從。蓋「斷無消息石榴紅」確有久別之意，但未必是經年而已。因詩中無「再」字，故時間似可以縮短，至少是春天已過，石榴花開，又一季了。唯在此須問者，是何事全無消息？才惹得詩人常有「寂寥金燼暗」之焦慮？

其線索在三、四句「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如果說此二句是在等待令狐綯給一官半職之消息？則這個乞討式之心情未免太嚴重了，且與三四兩句有很大之衝突性。因為以義山從十六歲入令狐楚之門，其與令狐綯之熟悉度，再怎樣誇張也不須寫成「扇裁月魄羞難掩」那麼陌生。而實際上「扇裁月魄羞難掩」是融二典為一

〔註20〕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第四冊，1453頁。

句之用典類型。朱鶴齡引〈班婕妤詩〉：「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與《樂府·團扇郎歌》：「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註21〕由此二語典看義山之句，意指女郎與義山相逢時，以團扇遮臉之嬌羞模樣，故特別令人難忘。

而下句云「車走雷聲語未通」，其顯示之意涵有「驚鴻一瞥，貌若天仙」之暗示意義。因此這兩句詩之情景，自是女孩乘車快速而過，而又因車快故聲如雷響，以至言語未通。實是既不能說話，而且縱使說了雙方也聽不清楚。然而由整首詩看來，作者似乎知道那個女孩是誰，不然何以會如此牽腸掛肚，常常輾轉失眠直到「金燼暗」？焦慮到「斷無消息石榴紅」，既使沒有一年也有一季的相思！再由「斷無消息石榴紅」，也正透顯此二句是回憶之詞，而不是當下之事，更非義山自化爲女性之辭。

接下來之問題，是此時作者是在何處回味「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原來作者他正躺臥在帶有香味之鳳尾羅帳中，眼巴巴看著低垂之鳳尾紋羅帳與上頭碧綠色之圓頂緊緊密縫在一起（此是指「緊緊密縫在一起」之「縫」作形容詞，不是指空隙之「縫」作名詞），其正象徵著作者被圍困在愁帳中，遁不脫逃不得。此實與第二首：「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之「重幃」同一意，因為「薄幾重」？其所指正是「重幃」之「重」有多少層？此若不就脈絡解析，將一如陳永正把「縫」解釋爲「縫製」之縫，作動詞。〔註22〕不知此是逞現詩人輾轉難眠，金燼將暗，而兩眼猶直望著羅帳圓頂之情態，借用以象徵臥困愁城之意。此若參考方瑜先生說李商隱之「廉幃均被暗喻爲戀人間之阻隔。」〔註23〕便足證吾說之不謬。唯義山此

〔註21〕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第四冊，1453頁。

〔註22〕陳永正之《李商隱詩選》曰：「有碧綠花紋的圓帳頂，她縫製到夜深的時候。兩句是詩人想像之詞」。75頁，按此詩若順著第一句讀到第二句，很容易有此印象。但是若倒著推演回來，依文章脈絡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不會陷入意障。

〔註23〕見方瑜《沾衣花雨·李商隱七律豔體的結構與感覺性》，臺北：遠景

詩中之戀人是誰？則是問題之所在，若全以無定指、無定人、無定事，全不加以猜測，而僅就美感或感覺性分析，一如方瑜、龔鵬程先生等之主張，自是最聰明的辦法。唯筆者不敏，如醫生見病人症狀不明，便只開一些安慰藥而不加以深究，實於心不安。然亦自知稍一不慎，便有爭議，惟思在學術討論上，若有新說以引起爭議，何嘗不也是一種學術自由之精神？故以下再依文本加以推論。

前面是從末兩句倒著追尋經絡到首句。現在則嘗試著從首句往下探尋，看是否說得通。第一句是主角正夜臥在帶有香味之鳳尾羅帳中，羅帳薄薄好幾重正與頂端碧綠色之圓帳頂緊緊密縫在一齊，象徵著主角正陷入愁城之重圍中。回想著一個曾經驚鴻一瞥之女孩，她坐在車上，拿著一把團扇半遮著嬌羞的臉，隨著隆隆如雷之車聲遠去。雖有千語萬語，可是一句話也不能說。時間一幌，石榴花又開了，可是消息全無。陸郎（我）空有班雕，卻還像牢牢被綁在柳樹頭，以致不可也不能自由去追尋好風，探問消息。

因為此中典故，已被義山悄悄改造翻用，學者往往未察覺，故用功如劉學鍇、余恕誠猶曰：「二首均寫幽閨女子相思寂寥之情」。（註24）果如二氏之說，一個女孩子怎會對自己「扇裁月魄羞難掩」之自我印象如此深刻？又怎會對一個陌生之繫馬垂楊岸之男子（註25）立刻感到「車走雷聲語未通」之遺憾？甚或還希冀對方趕快化作西南風吹入其胸懷？如此之女孩在古代將是一個什麼形象之女子？如果此女子一見某男子便如此狂戀，以致暗戀不已，則男子之條件是什麼？她是俱備「魏王之才」？還是「韓壽之貌」？惟「才」一般是潛藏在內，「貌」才是普遍吸引異性之要件。而此詩作者是義山，因此不論是比還是賦，都難以令人想到他人去。因此詩中男子暫設定為義山，則義山或許有才，因其曾自云「古來才命兩相妨」，但是若談到貌，

出版社，1982年，204頁。

〔註24〕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第四冊，1459頁。

〔註25〕同上註，1459頁。